

寄給飄落

# 羅蘭散文

本書曾獲「台灣文學獎」大獎

（台灣）羅蘭 著  
海天出版社

寄給飄落

# 羅蘭散文

本書曾獲台灣文學大獎

(台灣) 羅蘭 著

海天出版社

中國·深圳·一九九〇

责任编辑 张 曼  
装帧设计 谢 鸿

书 名 寄给飘落  
著 者 罗 兰（靳佩芬）  
出版者 海天出版社（中国·深圳）  
发行者 广东省新华书店  
印刷者 广州新华印刷厂  
版 次 1990年12月第1版 1990年12月第1次印刷  
开 本 32开  
印 张 5.75  
字 数 110千  
印 数 1—50000  
ISBN 7—80542—199—4/I·50  
定 价 2.85元

# 目 录

## 青春组曲

- 3 ■ 碧天偎着海洋
- 8 ■ 那南风吹来清凉
- 14 ■ 幽林一夜雨
- 20 ■ 雨中的紫丁香
- 25 ■ 那银海千秋的夜晚
- 32 ■ 春夜闻笛

## 心 曲

- 43 ■ 寄给飘落
- 49 ■ 无私的情谊
- 55 ■ 兜雨
- 59 ■ 烛光夜话

## 随 想 曲

- 67 ■ 风之恋
- 69 ■ 唱一首简单的歌
- 72 ■ 散步随想曲
- 79 ■ 沉樱的手帕

82 ■ 悠然的感觉

86 ■ 山上去来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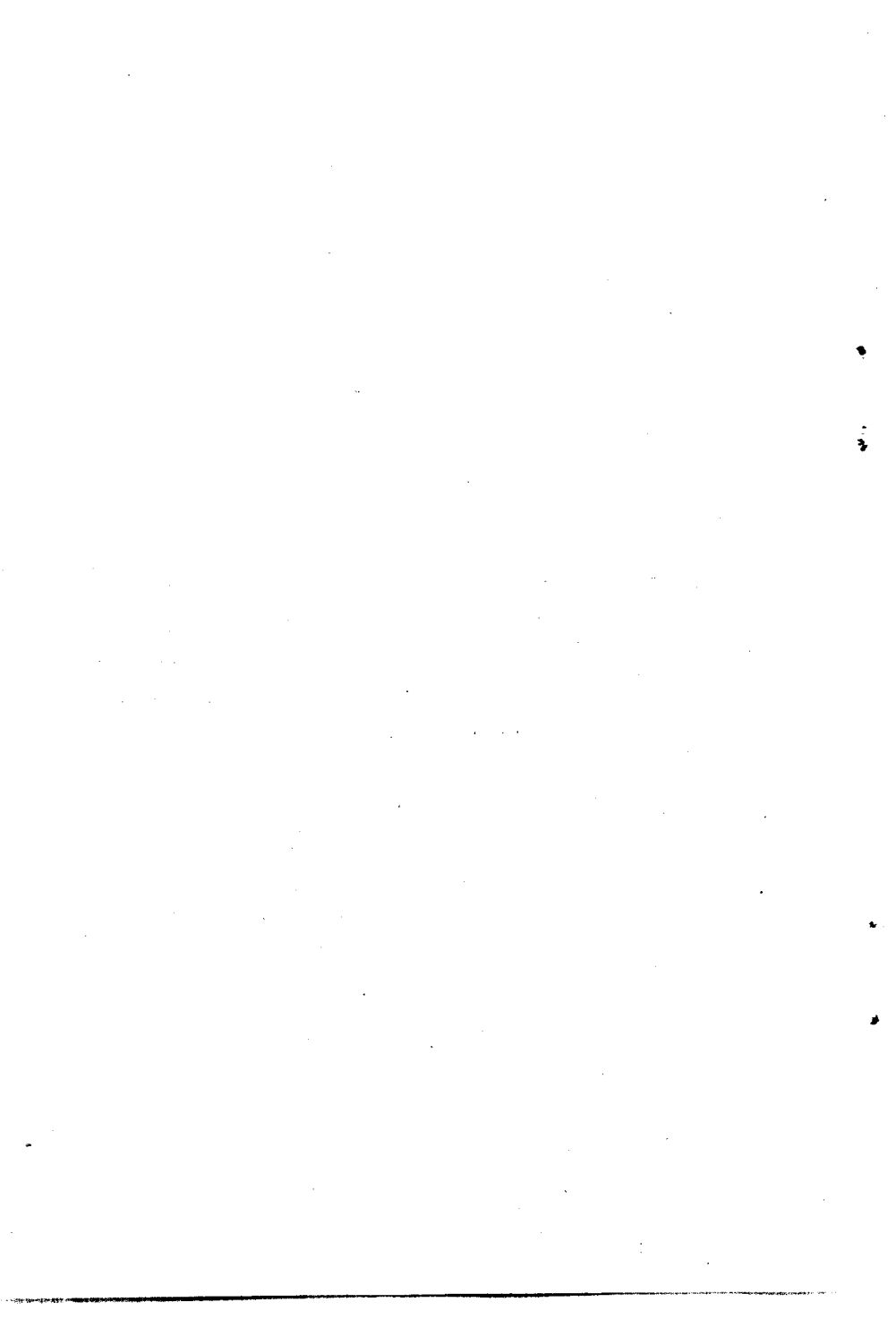
## 生活散曲

- 95 ■ 属于我的晚上
- 105 ■ 秋园即事
- 112 ■ 阿美走后
- 118 ■ 速成的青叶
- 123 ■ 生活散曲
- 129 ■ 数字游戏
- 134 ■ 我的书桌
- 138 ■ 春节小集追记
- 142 ■ 天上人间

## 纪 念 曲

- 149 ■ 那岂是乡愁
- 158 ■ 我结婚的时候
- 165 ■ 生活的滋味
- 173 ■ 由冷说起
- 178 ■ 愧悔

## ■青春组曲



## 碧天偎着海洋

我想托一片白云  
把几串心语  
横越阻隔的空间  
溯茫茫的岁月  
寄一些迟来的领悟  
未变的关心  
给不知在何处飘泊  
的知友

不知怎的，那“碧天偎着海洋”的调子总是让我想起你。××我们分别得太久了！

还记得那个夏天，我们一同坐在办公室那棕色的窗前，你穿着一件蓝、白、粉红，像海浪样三色相间条纹的绸子旗袍，露出你漂亮的腿，你穿的是一双白色的凉鞋，坐在那里唱这首《南海之晨》。

你总是喜欢唱流行歌，你说喜欢那种废慵懒的韵味，因为你自己就正是那种废与慵懒的化身。

我不知怎么会和你成为朋友的。原来我以为你一定不欣赏我的认真，而我也一定不欣赏你的颓废。其实，那时我们不知道，人们往往就是喜欢欣赏与自己相反的东西。我缺少你那份把一切看破的懒散，你缺少我那份把一切都当真的执

迷。于是，我们由互相看不顺眼而变为互相牵系和关心。

你常说我“别那么稠得调不开啊！”

而我常说你“别那么浪费生命啊！”

你总是那么懒洋洋地笑着，你笑的样子本身就带着悲凉。你浅红的嘴角，即使在笑的时候，也总带着一点无奈。而你的鼻子总像是有点伤风。你的眼睛很美，但那颜色太浅淡，以致使你看来就是那么迷茫——对世事的迷茫，对自己前途的迷茫。

要说，既然那样迷茫，你该没有心情打扮自己。可是，正相反，我发现，打扮自己或许也正是颓废迷茫的一部分。好像正因为你颓废迷茫，所以才只剩下打扮自己是你所愿意做的一件事。多数的颓废都与脂香粉腻结伴。我想，那大概就是“对酒当歌，人生几何”的最佳注解吧？

总记得你把眼睛画得浓浓的去跳舞。回来之后，叹息着，往脸上涂冷霜，哼着《夜上海》或《歌女之歌》，以及白光爱唱的那首“——青春一去永不回头……”的歌，然后，洗完澡，睡在床上，把大腿斜斜地靠着墙壁，欣赏自己大腿的丰姿。

我还记得你涂指甲油的样子，那么专注、那么细心，仿佛那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事。

只有一次，你忽然把指甲剪了，说要去重新练好打字，再把药剂师执照领下来，好好地去找个工作。你原来是学药剂的，但是你不高兴做那复杂的工作，所以情愿做个广告员。其实，你的才华决不止此，还记得有次你替值中班的琳为美军播了半小时的爵士音乐，你那柔媚的英语立刻风靡了当地的美军；又一次你替她播了一节诗歌朗诵，朗诵一位不出



名诗人的《流落的小花》，你选《茶花女序曲》做配乐，那效果真好！

可是，你并不因此而想做些别的，你安于报广告的日子。你说：“打开麦克风，照着业务课送来的广告词，报报什么‘虎头牌鞋油’或‘平热散’，每月有饭吃，有衣穿，有舞跳，够了！”

我不知你是否真的够了？如果是，你就不会忽然剪去指甲重练打字。

当然，现在我明白，你是因为杨。那个好帅好帅的高个子。在那以前，你一直说你谁也不爱，说男人都那么笨，说那些追你的人们都是“土豆”，可是，忽然，杨不知从哪一个世界跑来访你。当你知道他是你在大学的先后同学，而他就是女同学们一致倾心的杨时，你忽然不说谁也不爱了，你开始起得早，睡得晚，开始喜欢散步，喜欢阳光和空气，开始关心自己的前途，开始想做点什么……总而言之，你开始有了那原不属于你的执迷。

那一阵，你天天告诉我关于杨的这样那样。说他不止有英俊的外表，而且有聪明的内在。

我当然也认识了他，我知道他确是有你所说的那么好。但是，我却从侧面知道他早已结婚，他的太太也是你的同学。

那一阵，我好为你难过！我一直不敢把事情真相告诉你，但我又不忍看你那样痴迷。

直到有一天，你和我一同坐在办公室那棕色的窗前，穿着你那件海浪样条纹的绸衫，轻轻地哼着那首《南海之晨》，告诉我说，你们要到南洋去。那里有医院聘请他，你也可以同去。你说，“我们一同去追寻——不止是事业，而且是爱

情；不止是爱情，而且是南海那浪漫情调的清晨……”你说话的样子那么沉迷，那么涂满了幻想，使我无法再不告诉你，他已结婚的真相。我想，早点使你伤心比晚点好。但想不到，我完全没有想到，你反应那么淡，那么静，那么无动于衷。

你还记得吗？你说：“我早就知道。”

那又是为什么呢？既然你早就知道？

为什么呢？你答得那么淡然。你说：“为了爱一次，只这一次；为了爱一刻，只这一刻。”

“我从来没有爱过。”你说，“这是第一次，或许也是最后一次。”

我不赞成你，但我同情你。我被你罗曼蒂克的颓废所迷惑，不知该怎样拉住你。只能坐在你旁边，无可奈何地听着你一遍一遍地唱着那首《南海之晨》。

你每唱一遍，我脑中就多一片幻想——

“碧天偎着海洋”，那淡青的色调。

“海鸥吻着波浪”，那宁静的感觉。

“灿烂的南海之晨”，那橙红的色调。

“彩云中涌出朝阳”，那如梦初醒的感觉。

……

而你和他驾着小舟在无人的大海，互相偎依着，忘记法律和人情，忘记罪过与惩罚；那今朝有酒今朝醉的一刻，又一刻，随着你低迷的歌声，在我脑中起伏，隐现；起伏，隐现。

那一整个的下午，那暑热薰蒸的下午，那星期六的下午，那无人的下午，就在你歌声中慢慢地过去。慢慢地过去。直到夜幕低垂，你才站起身，拉平你坐皱了的旗袍，扭

亮了电灯，看看表，对我凄然地笑笑，你说：

“开往南方的船已经过去了！”

你拿过手袋，从里面掏出船票，撕成一片一片。

我惊愕地望着你，而你由手袋里掏出粉盒，往脸上涂着，说：“陪我吃饭去。”

那语调，至今我犹觉清晰可闻。那么冷静，那么若无其事，那么不像你在这一下午的《南海之晨》的歌声中，所做的重大的决定。你在歌声中挨过了那矛盾，那冲突，那取舍。你在歌声中放弃了该放弃的，选择了该选择的。

而你我在走过窄街去饭馆的途中，你在我旁边淡淡地说：

“别以为我是圣人，我只是太想保存这一生难得一次的爱情，因此我选择了放弃。”

我为你久久地怅惘着。而你却说：

“我早就说，不能那么认真的。假如太认真，就没有资格恋爱了。”

我永不忘记你淡淡的语调，也永不忘记被这首歌染醉过的那个闷热的夏天的下午。

那以后，你恢复了你的颓废。

你照常涂你的指甲，涂得那么认真，那么专注，那么细心，仿佛那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一件事。

而那首烟波浩渺的《南海之晨》，却因了你的歌声而变为如此生动，如此多情；它伴随着你所放弃了的爱情，通过了久远的岁月，长存在我的心中。

.....

## 那南风吹来清凉

今天在公共汽车上，忽然遇到多年不见的陈。

你还记得他吧？你一定记得的。他还是像以前那么文文静静的，带着三分女性气质，那么整洁文雅，彬彬有礼，说话的时候字斟句酌的，从不让声音超过“款谈”的限度。只是比以前略胖了些，到底是中年人啦！

他站在我面前，对我望了一眼，就立刻现出他那从不夸张的笑，好像他老早就知道会遇到我似的，说：

“嗷呀！真是你啊！”

当然真是我，他也真是他。

老实说，我真想表示一下我的惊喜，但只因他太含蓄了，所以我反而不能不也随着他含蓄起来。

于是，他就那样吊着车上的皮套，站在我面前，摇摇晃晃地讲了一些话。他在一家民营企业公司做事，还没有结婚。他给了我地址和电话号码，说希望经常联络。

他在博物馆下车，我在剩下的路程中，就一直在想你。我曾问了他一句：“还记得钟小姐吗？”他那尖尖的嘴角往两旁牵开，露出他特别整齐的牙齿，笑着点头，说：“怎么不记得？可惜她没出来，否则……”我看着他笑容里的那一丝怅惘，蓦地一惊，难道说……

我回想起那一段黑浊阴沉的日子。在那黑浊阴沉的日子里，曾有过一缕南风吹来的清凉，有过一脉浓郁的花香，虽

然它们是那样短暂，只一瞬，便再无从捕捉，但它们却清晰地印在我记忆深处，当我再有机会回想它们的时候，它是如此鲜明而生动，就像发生在昨天一样。

你当然还记得那一段艰苦岁月。那几年，在异族的侵凌下，日子被压榨得越来越贫穷，越来越黯淡。我们忙于度命，忙于苟延残喘。冬天里，是寒冷与饥饿；夏天里，是闷热与厌烦。我们都那样年轻，而我们却都那样无爱也无诗。我们肩负着生活的枷锁，让沉重的步履践踏北国的尘沙，把青春深深地沉埋在地层中。

尤其是那年夏天，生活格外的苦，格外的无望。我们为衣食压缩着自己。白天，顶着太阳和灰沙；夜晚，被浓密的黑暗与沉重的闷热紧紧地拥挤着，在蚊虫的侵扰中，挨过难以入梦的黑夜。

也有花在开，也有树在绿，也有歌。但那与我们无关。我们的世界只是黑浊与阴沉。在那样的黑浊与阴沉之中，我们看不见自己的青春，感不到自己的渴望。我们的日子被黑暗与阴沉涂满。

忽然，有一天，陈送我两张入场券，让我听歌去，说李香兰在他们公司唱《夜来香》和《海燕》。我约了你。

你问我，何来这一份闲情？当然，那种兴致岂是属于我的？又岂是属于你的？我们白天上课，晚上做家教。还要把仅有的剩余时间交给油烟与煤炭。我们同样是负担沉重的骆驼，生活对我们只是长途跋涉。我们心中实在没有多余的空间去容纳听歌的闲情。而我们只是想暂时放开那为生活攀援挣扎的双手，来一次什么也不想的降落。

尽管“听歌”不是我们那一阶层的事，但我们还是

去了。

那晚，我们抛开一切的牵绊，像梦游似地，一同走过夜街，一同搭那久已不搭的电车，一同挤过人潮，到那灯光闪烁的世界。

你穿的是一件白底子、蓝绿色叶形图案的旗袍，我穿的是粉红小花的。我们下决心要打扮一下。那清爽的感觉，使我们一路上都在想着——

我们还很年轻！

我们还很年轻！

电车“叮叮当当”地穿过灯火闪烁的夜街，穿过夏夜的南风，穿过一段无梦的年代，把我们送向一个春天，一个失去的春天。

你绿色图案的旗袍，在灯光中涂着梦幻。

陈穿着浅灰色派力斯的西装，在他公司门口和我们招呼，我介绍你和他认识。

于是，我们坐在那飘着花香的接待室里，听李香兰那受过声乐训练的婉媚而嘹亮的歌声：

“那南风吹来清凉，那夜莺啼声凄怆……”

歌声把我们带回一个失去的年代。我们仿佛又回到那弥漫着夜的香气的校园，那里回荡着我们年轻的歌声。我们原是不知愁的。

“……月下的花儿都入梦，只有那夜来香……”

夜的香气在我们周围氤氲着，带来心情上的清凉与难得的迷惘。

“我爱那夜色茫茫，  
也爱那夜莺歌唱，

更爱那花一般的梦，

……”

李香兰那闪着银亮的声音串入黑沉沉的夜空，而我们的心随着那歌声向远远的地方飘着。

什么也不要想！

让我们拥住这短暂的“花一般的梦”……

那天的晚会，除了李香兰唱的两首歌之外，还有其他节目。陈也唱了一首《钟山春》。然后，他送我们回家。

那天，我们像梦游一般地去，又像梦游一般地回。回来再任一切跌碎在乌烟瘴气的现实里。

我们无权拥住任何“花一般的梦”，我们只能接受那必然的幻灭，必然的失落。

尤其是我，我本来就已失落得太多，放弃得太多。我去，只为了我忽然不想一口气也不喘的挣扎。对辛苦而无望的人来说，颓废正是一种凄楚的美丽。我们不去过问歌者的身份来历，与那歌的时代背景——有什么可追问的呢？连我们自己也是那时代的产物。

第二天，我就彻头彻尾地抛开了那不属于我们的辉煌。我回到有形的汗，与无形的泪；回到有形的忙碌，与无形的忧烦。

而你却兴趣盎然地抄录起《夜来香》的歌词，和《海燕》的曲谱。你苍白的颊上多了一层红润，你的眼中多了一份光辉。

你不只一次地谈起陈的歌声。你说：“他的歌声是那样的厚，那样的充满了感情。”

你托我去向陈要一些歌谱，并且托我转请陈把《钟山

春》的歌词抄给你。

我都照做了。

你向我打听陈的学历和身世。陈是我表哥的同学。他的一切，我原很熟悉，所以，我也一一地告诉你了。

你每次夸赞陈的歌声，我也都很认真地记住，而且同意了。

但只有一件事，是我所没有做到，而且是我直到现在才明白我是那样愚蠢的——我没有把你的心事告诉他。

不是我不告诉他，是我想不到。

我想不到你为什么不像我一样的把那有“南风吹来清凉”的夜晚，当成一次梦游。

我想不到在我眼中是与我们隔得远远的陈，会在你心中那样明晰而接近。

我从未觉得陈对我有什么意义，因此，我就再也想不到他对你会有那样大的意义。

而更重要的是，你一向那么沉默，那么隐忍，那么冷静、那么保守。你使我想不到你也是和我一样的在一个已逝的春天，和将逝的夏天里的多情的女孩。

你从未爱过，哦不，我该说，我从未觉察你爱过。包括曾以那样出乎意料的姿态闯入你心中的陈。

直到多年后的今天，当我意外地遇到陈，当我在这静谧的夏夜，在夜来香那幽幽的芬芳里，再想起那曾使我们梦游的歌，我才突然醒悟——你曾以何等虔诚的心情在期待，在渴求，在盼望。渴求陈知道你的爱情，盼望我为你传一点信息，给那与你气质十分接近的陈。

我对你好负歉！



当我们音讯断绝时，你仍那样听天由命地囚禁着自己，冻结着自己。一个战争早已过去了，你未抓住任何；另一个战争又在延续，你可能——哦，好友！你可能永不再抓住任何。

你也许想不到陈至今尚未结婚，陈也可能从未想到他曾对他有过一份可贵的情意。

我决定把那多年以前被我疏忽了的告诉陈。我希望，尽管关山阻隔，岁月迢远，但有些爱情，仍能在形迹之外，超越时空而相遇。